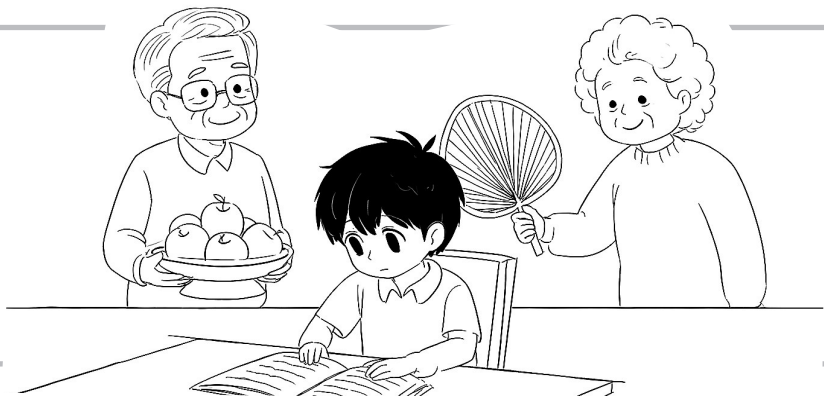


换房带孙 越带越愁

“我今年60岁,退休快10年,原想着前半辈子忙工作忙儿子,到老了就享清福,哪知道这清福是越享越揪心。”读者张女士说。



两年前儿媳妇生老二,那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,三天两头咳嗽发烧,医院跑得比回家还勤,儿子儿媳急得嘴上都起泡,全部心思都扑在小的身上,连轴转得人都瘦了一圈。

我家就在儿童医院旁边,步行过去十分钟都不到。儿子家小区在大孙子学校对面,出了小区门就是校门,上学特方便。我们一商量,干脆换着住:他们小两口带着老二住我这家,我和老头子搬去他们家,专门照顾老大的饮食起居。我当时还跟儿子说,你放心去顾老二,老大这儿有我们俩呢,饿不着冻不着。可哪想到啊,这照顾孩子哪里是管饱穿暖就够啊。

老大去年刚上的初中,初一正是打基础的时候,科目一下多了好几门,作业也比小学多了一倍,正是要劲的关键时候。可我和老头子都没上过几年学,别说辅导作业了,他写完拿给我们看,我们连对错都分不出来。每天我们俩能做的,就是早上五点就起来给他准备要带去学校的午餐,再做好早饭叫他起床。晚上等他放学回来,四菜一汤早就

摆桌上,每天穿的衣服提前放床头,衣服袜子从来不用他自己洗。可一说到学习,我们俩就真是大眼瞪小眼,一点忙都帮不上。

这孩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手机不离手。我一说他,他就理直气壮地跟我说,“奶奶我查资料呢,这题我不会做”。我也不懂,不知道他是真查还是假查,想说他两句,他就皱着眉头说“你们又不懂,问了也白问”。

其实我也知道,这孩子是缺人疼。他爸妈这两年心思全在老二身上,有时候半个月都不来一趟,偶尔来一次,手里还抱着老二,张嘴就问“最近有没有惹祸”“考试考多少分”,从来没问问他最近想吃什么,在学校开不开心。上次老二一周岁生日,全家一起吃饭,他爸妈全程抱着小的逗,连蛋糕都是我给老大切的,他坐边上扒了两口饭就回房间了,我听见他在屋里跟同学打电话,说“我爸妈早就不管我了,家里就当没我这个人”。我站在门外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孩子

现在对老二也越来越抵触,上次他看见弟弟伸手抓他的书包,一把就把弟弟推到地上了。

这半年更是不对劲,老师都给我打了三回电话了,说他上课睡觉,作业经常不交。我每次接完老师电话都慌得不行,给儿子打,他要么说“妈我正带老二输液呢,你先说说他”,要么就回来把老大骂一顿,骂完就走,一点用都没有。

我知道儿子儿媳难,小的身体不好,他们也累,可总不能顾着小的就把大的扔在一边不管啊?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张女士的困境,折射出许多二孩家庭中“顾此失彼”的隐痛。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母精力失衡——老二体弱需要加倍呵护,老大正值青春期,同样需要关注和引导。手机、叛逆、厌学,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孩子不是吃饱穿暖就能长大的,心灵的陪伴比饭菜更重要。若父母再不调整重心,老大的路只会越走越偏。一家人,苦要一起扛,爱要分得匀。

H回音壁

6月29日稿件《参加购物团 老姐妹闹掰》讲述王女士和张姐原本交情甚好,却因参加购物团她没看住张姐花三万多元购物,被张姐埋怨,两人因此闹掰,她满心委屈。

读者王友明:王女士,您没有过错,不必自我内耗。张姐是事后懊悔自责,才下意识把责任推给您,并非真心怪您。多年姐妹情谊难得,建议您找机会与她平和聊开,不必争辩对错,多互相体谅难处,时间会冲淡芥蒂,慢慢就能放下心结坦然相处。

读者王云学:王女士,你明知道这是陷阱,不仅自己去,还拉上好姐妹。你本该让她当场退货,却偏要把货带回家,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按理来说,她花的三万多块钱,你该承担一半,还要好好给人赔礼道歉才对。

读者刘彦:旅游一定要签好正式合同,明确进店数量、消费是否自愿、有无强迫购物等条款;对朋友和其家属也要提前把话说清楚:消费是个人选择,责任自己承担,别事后埋怨别人。提前真诚沟通、打好预防针,取得朋友的理解,友谊才能长久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15

晚饭就是农家家常饭,杨玉琼已经吃了荷包蛋,再吃不下去东西,就喝了几口粥。阎芳州吃得香,说还是家里的饭好吃,连干带稀造了不少。

吃完饭后,家人围在一起说会话,怕阎芳州和杨玉琼坐车疲累,老母亲就让阎芳州嫂子去给他俩铺床,床铺好了,招呼他俩过去睡,这时,逼得阎芳州不得不说实话了。阎芳州说:“爹、娘,这小杨不是我媳妇,是我战友的爱人,因为婚后不孕,我是领她来咱天水太昊胡同找陈师太看病的,明天让我嫂子带她去吧。”

爹娘和嫂子一听,全都愣住

了。爹没说话,站起身来出去了。老母亲反应快,说:“不是你媳妇,就当闺女吧,正好妈没有女儿,我认个干闺女吧!”

嫂子也接话道:“干闺女好,我有了一个妹妹,我明天就领妹妹去太昊胡同找陈师太瞧瞧。”

杨玉琼说:“谢谢大娘,谢谢嫂子。”

老母亲说:“谢什么呀,都是一家人了。”

阎芳州问嫂子:“我哥还在区供销社上班?晚上回来住不?如不回来,就让小杨睡你那里。”

嫂子说:“你哥晚上在供销社值夜班,这几天不回来,就让小杨住我床上,我俩晚上还能聊聊天。”说罢,就急忙去换被子、床单和枕巾去了。

2

第二天吃罢早饭,阎芳州就和嫂子一起,陪杨玉琼到西关伏羲庙旁的太昊胡同,找能治不孕症的陈师太看病。

陈师太原是天水一个有名私塾先生的太太,会接生技术,当地由她接生出生的孩子难以数计,在多年接生生涯中,摸索到了治疗女性不孕症的经验,能制中药,会开药方。年纪大后行走不便,就不再给产妇接生,专事治疗女性不孕症,在水天一带还很有名气。她的诊所开在伏羲庙边上的太昊胡同里,巧借地利。人们在伏羲庙烧香之后,再去她那里瞧病,或是先瞧病后去烧香,心理作用加上药物治疗,凡是来看过病的人都说很灵验。阎芳州的嫂子就是一例。因为是熟人,杨玉琼来看不孕症,陈师太很热

情,让阎芳州和他嫂子在旁坐候,就开始对杨玉琼问诊。

陈师太和别人看病就是不一样。她问了杨玉琼的年龄、属相、籍贯,号号脉,对杨玉琼的脸端详好大一会儿,什么也没说,就让杨玉琼进了里屋,还把门关上了。

关了门,陈师太让杨玉琼脱光衣服,躺到一张床上,怕她凉着,拿过一床被子盖上。看了下身,看上身,翻来覆去看,又隔着被子在她下部、肚子上、乳房摸半天,说摸也不是摸,是在上面浮游,好像气功师在发功,也像按摩师在按摩,也像春风吹过大地,也像和风拂过柳梢,很是舒坦。杨玉琼来看病时的不好意思已消除了,躺在那里都快要睡着了,有小时候在妈妈怀抱里一样的感觉。

待续